

站在新起點上的「中托邦」

韓松

大約十年前，2011年1月18日，澳大利亞中國研究者馬克·哈力森(Mark Harrison)來北京師範大學。吳岩請他在「御馬墩」吃川菜，邀楊平、飛氖、宇鏞，重慶出版社馮建華和李雲偉，科幻研究生汪元元及我等一起聚會。馬克給我講，他最初有個中文名字，叫韓馬克，因此我們是「一家人」。馬克當時是澳大利亞塔斯馬尼亞大學亞洲文化與語言學院副院長。他研究的是China's futures，也就是中國的未來。注意，這個「中國的未來」是複數。的確，一段時間來有不少外國人都對中國的未來感興趣。據說還有美國、德國的學者也在研究中國的未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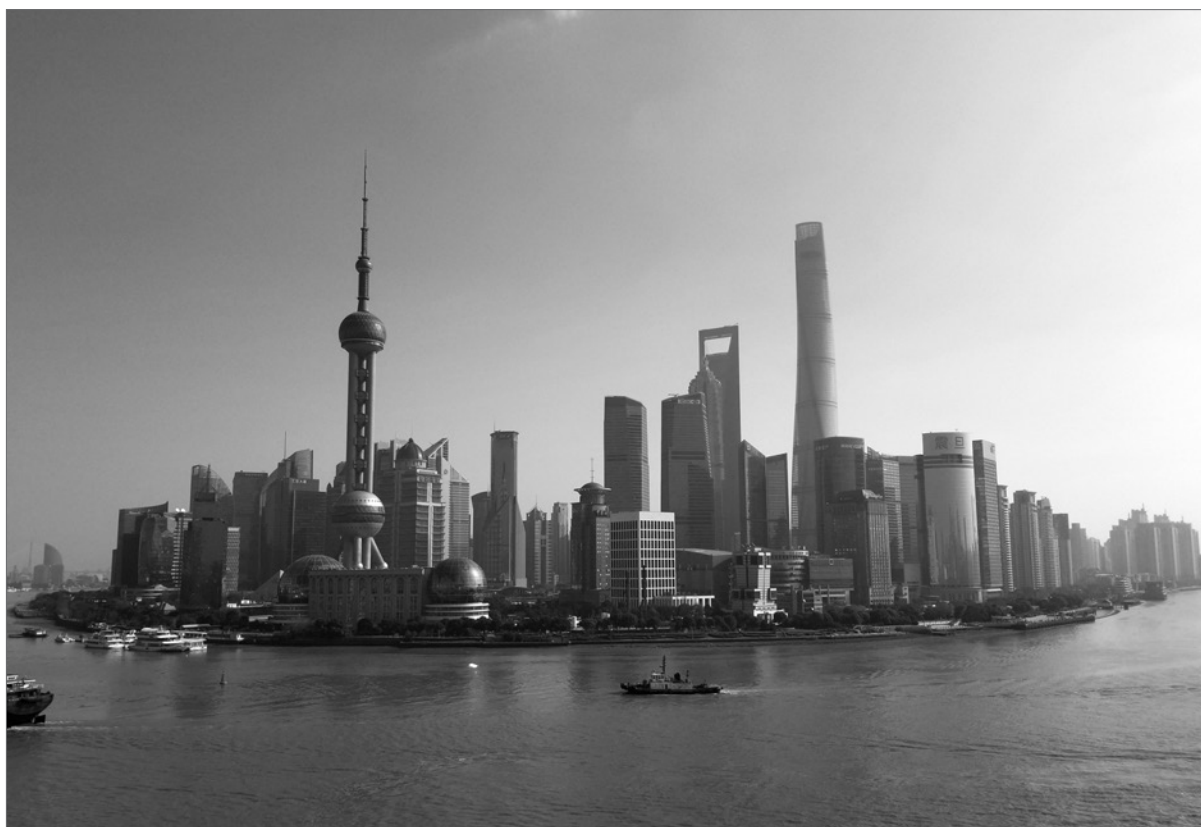
馬克說，西方人感到中國很「可怕」。我感到他說的時候，並不是帶着仇恨憎惡的心理，那個意思，可能是「可畏」，甚至帶點「羨慕」。我想到一些報導，包括聲勢浩大獨一無二的北京奧運會引起的西方強烈關注，另外2010年中國經濟超過日本成了世界第二，而且國際機構評估這樣發展下去再過二十年將要超過美國。中國對世界意味着甚麼？因此要研究中國的未來。馬克來的這年，世界好像到了一個轉折前夜。日本超級地震，中國高鐵事故，拉登(Osama bin Laden)被打死，卡扎菲(Muammar Gaddafi)被打死，金正日死亡，美國宣布從伊拉克正式撤軍，中共開始為來年的第十二屆全國代表大會換屆做準備。世界逐漸把目光轉向一個當時還不太熟悉的名字。而劉慈欣的《三體》三部曲則剛好在此一年前完成出版。在上海復旦大學舉辦的「新世紀十年文學：現狀與未來」研討會上，科幻首次成了一個文學或真實話題。

馬克最有趣的是，他說，要研究中國的未來，就必須研究中國的科幻。因為中國的科幻探討了種種未來。馬克剛剛從上海來到北京，他說，看浦東，那完全是一座未來之城啊，而浦西則代表着現在。我對馬克講，中國的現實比科幻更科幻。他表示同意，而且還用英語說了出來：“China is more than

science fiction”。馬克說，中國的未來，在不同的中國人那裏，是不同的。我建議他在研究中國未來時，要研究中國領導人的心理結構。接下來我問馬克：你認為，誰在塑造中國未來？他想了下，說：最簡單的回答是：中國共產黨。

很多人問到科幻為甚麼會勃興。我覺得這當然是中國共產黨取得的一個偉大成果。實際上，如果沒有改革開放，沒有鄧小平，便沒有今天的科幻，便不會有《三體》，也不會有我。我們甚至有可能會像是朝鮮、印度或至多埃及或南非那種樣子。如果連飯都吃不飽（這是我小時候的記憶），為甚麼還要想像未來呢？正是這種形勢，也決定了科幻在中國的走向。馬克又問我，中國科幻小說都有甚麼目的？比如，美國的 *Star Trek*（港譯《星空奇遇記》）影視系列，還有阿西莫夫（Isaac Asimov）的作品，表現的是一種帝國主義精神，也有自由主義精神。中國的是甚麼？現在回想起來，這當然是一個深刻的問題，就像要回答未來的中國模式是甚麼？如今很多人在猜測，到本世紀中葉，中國會如何如何，但當時我難以回答。我們就向他講劉慈欣、講《西洋》和《球狀閃電》描寫的中國世紀，講王晉康的，也講上個世紀20、30年代的中國科幻。我發現不少科幻都描述了中國統治世界的情形。

馬克問，中國的科幻，是 *universal* 的嗎？可以被全世界接受或理解或欣賞嗎？我和其他在座的中國科幻作家不約而同點了點頭，但也覺得這個問題



有論者認為，上海浦東完全是一座未來之城。（資料圖片）

比較難回答。是的，中國模式會被世界認同、接受、理解乃至欣賞嗎？馬克說，西方人觀察中國，有看鏡子或對話的心態，從中找到自己的identity（身份認同）。他還問中國科幻遇到的障礙是來自政治還是市場。我說，都是吧。馬克說，世界上有utopia（烏托邦），有dystopia（惡托邦），那麼，現在，應該有sino-topia（中托邦）。楊平問，澳大利亞人認為自己是西方人嗎？馬克開玩笑般說，不，澳大利亞人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因為，整個世界都會成為一個中國。

十年過去，中國的確發生了很大變化，彷彿真的成了一個「中托邦」。從嚴格的計劃生育到鼓勵生二孩三孩，從實現釣魚島巡航到完成戰機繞島飛行，從出動軍艦由戰亂的海外之地接回中國公民到遏制「香港暴亂」，從高超音速飛行器繞行星到女航天員登上空間站，從着陸月球背面到發射火星探測器，從超算到天眼，從國產航母到北斗衛星導航系統，從消除絕對貧困到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 per capita）超一萬美元，都讓人好像看到上世紀50年代新中國首代科幻作家筆下的成真。同時中國的產品、技術、人，還有「思想」，擁流向全球。這回才引起了真正「可怕」。彷彿中國做的一切都是西方不喜歡的，是他們難以認同的。風頭正勁的華為受到禁入；與美國的貿易戰、科技戰開打；病毒溯源甚囂塵上。但《沙丘》（*Dune*, 2021）這樣的好萊塢大片仍然進入中國，並收穫巨大票房。這個觀眾群體堪稱龐雜，調查說六億人月收入1,000元（約150美元）而九億人月收入2,000元（約300美元）。但《沙丘》不是唯一受到關注的新聞。在我寫這篇文章時，著名鋼琴家李雲迪被朝陽群眾舉報嫖娼並「社會性死亡」（官媒關鍵詞是「人生要認準黑白」），網紅李佳琦、薇婭一晚賣貨180億（李106億，2.5億人擁入直播間；薇82億，1.8億人），文化和旅遊部副部長李金早受賄6,500萬元受審，莆田村民歐金中因為土地糾紛殺人二死三傷又自殺，瀋陽煤氣爆炸五十多人死傷，全國加大採煤力度以保障供電（最近拉閘限電的消息引起議論），房地產巨頭恆大努力償還債務，外交部發起新一輪大力對外宣介西藏，一個網名為「孤煙暮蟬」的女人發布視頻對英國廣播公司（BBC）點名批評「自乾五」極端民族主義「尖酸刻薄」予以「尖酸刻薄」的回應。

十年中，中國科幻是如何描述這樣一個「中托邦」的呢？是張冉的《以太》那樣，所有「敏感詞」可以用簡單的技術手段進行替換而使人類群體感到一切正常美妙的世界嗎？或者何夕的《異域》和《六道眾生》中，用物理手段加速時間或隔離空間的方式創造出「特色試驗區」嗎（彷彿是國中之國）？或是王晉康的《蟻生》那樣，在威權下面也可以打造出美妙的新世界？或如陳楸帆的《荒潮》描述的資本、技術和權力會控制小人物？乃至《三體》描述的是由極左時代中國為源頭引發的一場橫掃整個宇宙的災難？另外劉慈欣還有未發表的《中國2185》寫到未來分裂成現實與網絡中的兩個國度，它們彼此競爭而最終爆發衝突。或者是郝景芳那頗具符號化的《北京摺疊》所隱喻的貧富懸殊的中國現實？亦或如陳冠中在《盛世：中國，2013年》中描寫的那個

「真正的」盛世，十幾億人可以甚麼都不用去思慮地過着日復一日的夢境般的幸福生活？

中國科幻就這樣走過了十年，這是它最輝煌繁盛的十年，顯示出它自身的活力與鋒利，因此引人矚目。有全球華語科幻星雲獎的創造和發展，有更年輕一代的崛起並逐漸佔據舞台中央，有「女性科幻」作為一個專有名詞被提出，有中國科幻被廣泛翻譯到世界各地（僅2020年就有220篇或部被譯作十五種語言）。如馬克所講，這些作品的確反映了一個更加廣闊的未來，是中國人眼中的未來中國以及世界。這裏有國企成了月球或火星的主角，它們的負責人甚至擔任了調節外星人衝突、維護宇宙和平的角色；這裏有戰國七雄為爭霸銀河系而發生的高技術激烈戰爭；這裏有相對論和量子論為修仙的宏偉目標服務；這裏有春節成了無限時空中的主流文化現象；這裏有由政委執掌的星艦群；這裏還有政府的研究所重新創造出人類社會並在實驗室中引導它的進化；這裏有中國人在天外災難來臨時力挽狂瀾引領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無窮的可能性像照鏡子一樣被展現出來。

中國共產黨以更大的熱情領導着科幻發展。從政府到國企到學術界都廣泛參與。幾乎在近年的每一個主要科幻活動中，都能見到各級領導們的身影。2021年在北京舉行的中國科幻大會，北京市委書記和市長都到了現場；在重慶的星雲獎典禮上，市委宣傳部副部長發表熱情洋溢的講話；成都則是由官方支持申辦2023年世界科幻大會（The World Science Fiction Convention）；甘肅省派來一位副省長在敦煌科幻節上致詞；南京政府主辦的科幻電影節則更是隆重；相伴的是各地爭先恐後打造科幻產業園。這是為甚麼呢？在最新擬定的「十四五」（2021-2025）綱要及中長期發展規劃中，看到了強烈的未來情結和科技情結，亦令人聯想到政治局集體學習區塊鏈和量子論。而這正是「中托邦」的強烈使命感，它被自1840年以來的民族復興主題和氛圍籠罩。這構成中國科幻的基本脈絡。因此繼續在中國科幻中觀察未來是有趣的。從2011年開始中國踏上「新征程」，真正的變化還在明天。如果說科幻是現實主義文學的一種，它將如何表達變化？它會否也將學會認得「非黑亦白」？它會在元宇宙中進入一種更加光怪陸離貌似深刻實質膚淺的機器人與怪獸戰爭遊戲？它會伴隨老齡社會的到來而喪失活力或變得瘋狂？它會在經受商業的洗禮時迎來真正的宗教思考？它會在一場真實的戰爭中沉默下去？或許科幻本身並不需要魯迅式的懷疑或「導行」，它回歸到「內捲」或「自嗨」的軌道上就足矣，並爭取變得粗鄙放肆乃至「尖酸刻薄」？

韓松 中國科幻作家，著有《火星照耀美國》、《紅色海洋》、《地鐵》、《高鐵》、《軌道》、《醫院》三部曲等長篇小說，《宇宙墓碑》、《再生磚》等中短篇小說；多次獲得銀河獎和華語科幻星雲獎。